三代墨香伴流年

□钮桂云

儿子上一年级时，学校安排选报一个社团。体验完所有社团活动后，儿子坚定地选了书法社团。当时社团里的书法老师并不看好他，认为一年级的孩子铅笔字还写不好，学书法有点早。

老师看了看儿子，温和地对他说：“小朋友，你能不能写个字让我看看？”儿子提笔悬腕，认认真真写下了“永”字。从儿子提笔到收笔，书法老师的表情从怀疑到惊讶，最后竖起了大拇指。

他说：“这孩子‘永字八法’运用得有模有样，撇捺舒展，结构匀称。他练了多久了？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老师，他练毛笔字的时间比写铅笔字的时间还长呢。”老师欣然收下了儿子。

说起儿子对书法的爱好，要追溯到他的爷爷。我父亲生于1948年，年少时，他学习很好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，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务农之余，父亲喜欢写毛笔字打发时间。有一次，父亲跟着生产队的采石队去山里捡石头，捡到了一块像砚台的青石，他如获至宝，带回了家。从那以后，他经常用锅底灰兑水，装在那个砚台里，在院子里的大青石板上练字。

后来，村里的人都知道父亲字写得好，谁家红白事要记礼账，或是过年要写对联，都来找他。村支书还专门给父亲背来一捆旧报纸，拿来几根墨条，让父亲练字。

其实，父亲写字没有多少章法，但一笔一画端端正正，乡亲们都说，“看老李的字，就知道这个人信得过”。

我上小学那年，父亲把砚台给了我，说：“你也该好好练字了。”那时，我还没有实现墨水自由，大部分时间也是用锅底灰兑水写字。我做梦都想拥有一瓶墨汁。在邻居大哥的带领下，我开始采草药赚钱。夏天捡蝉蜕，秋天挖茅根、摘酸枣，每天攒一点，积少成多，就可以去药材公司卖钱了。一年过去了，我终于攒够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瓶墨汁和一本《颜真卿多宝塔碑》字帖。每天晚上，我都会在煤油灯下练字，久而久之，那本字帖被我翻得毛了边。

从三年级开始，村里写对联的差事就落到了我头上。春节前几天，来我家的人络绎不绝。我一张一张地写，就像写作业，听着大家“这是李家小伢子写的”“小小年纪，真是厉害”“书香门第呐”的称赞，写到半夜也不觉得累。

前不久，儿子过生日，他舅舅送了他一台专门练习书法的电子设备，里面有各种名家字帖，还有笔顺演示动画。每写完一个字，系统就会针对结构、笔法给出评分，并指出存在的问题。儿子高兴得不得了，每天都要练习几笔。

有一天，儿子在书房抽屉里翻出了爷爷留下的那方砚台，还有我那本卷了边的旧字帖。他问我：“爸，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破？”

我给他讲，爷爷当年是怎么用锅底灰兑水当墨，怎么在青石板上一遍遍练字；我小时候是怎么赚钱买了第一瓶墨汁，怎么在煤油灯下一写就是半宿。

后来我发现，儿子开始用那方旧砚台磨墨写字。磨墨费时费力，可一向性急的儿子一圈一圈地磨，没有丝毫的不耐烦。那天，我和儿子闲聊，他说：“用电子设备确实方便，写得快，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闻着墨香写字，心里踏实。”有时，他也会临摹我那本《颜真卿多宝塔碑》字帖。我看着他伏在桌前认真练字的背影，像是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。

三代人，三种不同的练字方式。时代在变化，书写的工具在变化，可墨香不变，真挚的热爱不变。

枫泾入梦来

□伍 振

广袤的长三角大地，浸润着千年吴越文脉，星罗棋布的水乡古镇，勾勒出独属于江南的诗意风貌。如今多数知名古镇游人如织、商业气息浓郁，喧嚣冲淡了水乡原本的静谧韵味。我一直偏爱寻觅原生态古镇，不求热闹繁华，只求一方能安放浮躁心绪的清净水土。坐落于上海市金山区的枫泾古镇，便是这样一处宝藏秘境。

踏入枫泾古镇，我瞬间读懂了何为水墨江南。世人常说，人间美景“三分山水七分打扮”，而枫泾古镇却是难得的“九分美景一分打扮”。没有过度商业化，没有刻意造景，一千五百余年的岁月沉淀，早已将古韵刻进小镇的一砖一瓦。小河穿镇而过，小桥静卧碧波，黛瓦白墙临水而立，青石板路曲折蜿蜒，满眼素雅清幽之景，清风携着草木的清润气息拂过，让人心神安宁，彻底摆脱了城市生活的紧绷与浮躁。

作为上海西南重要门户，枫泾古镇文脉悠长、底蕴深厚，自古便是吴越交界的咽喉之地，素有“吴根越角”之称，兼具吴地之温婉、越地之豪迈。古镇南朝梁天监元年（502年）始成聚落，宋代成市，元代建镇，延续至今。相传宋代名士陈舜俞淡泊仕途，隐居于此，世人仰慕其高洁风骨，将此地命名为“清风泾”，后几经变迁，终得名“枫泾”。明清时期，枫泾棉纺织业蓬勃发展，“三步一座桥，一望十条巷”，商贾云集，市井繁荣，跻身江南棉纺重镇之列。2005年，枫泾古镇获评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。

不同于网红古镇的喧嚣拥挤，枫泾古镇即便常有游人到访，依旧守住了清雅本色。漫步古巷幽弄，斑驳老屋、古朴石桥、潺潺流水交织成画，恍惚间仿佛穿越时光隧道，所有关于江南的温柔期许，都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，治愈人心。

水是枫泾古镇的灵魂，滋养着古镇千年烟火。纵横交错的河道贯穿全镇，两岸民居依水而建，不少屋墙直抵河畔，天光云影、黛瓦清波交相辉映，完美诠释了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诗画意境。古镇码头错落排布，我登上游船，体验逐水而行的惬意。身着蓝布褂的船娘摇橹泛舟，轻柔婉转的江南小调伴着吱吱呀呀的摇橹声悠悠回荡，澄澈河水漾开层层涟漪，水草清香扑鼻而来。我静坐船头，细赏两岸缓缓后退的古建风光，品尝软糯香甜的状元糕，心随碧波轻轻荡漾，彻底融进这片温柔水乡。

桥是枫泾古镇的风骨，古镇古桥密布、造型雅致，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“枫泾三桥”。清风桥、竹行桥、北丰桥三桥相连，首尾相依，串联起沿河长廊、临水茶楼与连片古建，是古镇的标志性景观。世人熟知周庄双桥的清雅别致，却不知枫泾三桥更具烟火古韵。两岸老屋河埠、石桥流水相映成趣，古色古香，韵味十足。当地还留存着“婚嫁必踏三桥”的旧俗，祈愿白头偕老、岁岁相守，为冰冷的古桥赋予了人间温情。黄昏时分登临石桥，晚风微凉，华灯初上，流水脉脉，人影绰绰，无人不深深沉醉于古镇的清雅韵味。

和平街上的三百园，是枫泾古镇人文底蕴的缩影。这座三进式石砌大院原为北宋官员陈舜俞的故居，如今分为百灯馆、百篮馆、百行馆三大民俗展馆，收纳了各式老物件，再现了旧时江南百姓的生活百态。百灯馆内，煤油灯、马灯、老式花灯跨越百年时光，静静诉说旧日繁荣；百篮馆的巨型元宝竹篮古朴别致，尽显江南竹艺底蕴；百行馆内，屠宰行业尊张飞为祖师爷的故事更是让人耳目一新，真切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鲜活魅力。

枫泾古镇小巧典雅，却是文韵悠长的文艺高地，最独特的便是独步江南的“三画一棋”，国画、漫画、农民画、围棋共生共荣，是国内罕见的地域文化奇观。和平街上，书画大师程十发的祖居书香袅袅，三釜书屋陈列着大师的佳作，画中人物质朴鲜活、乡土气息浓郁；北大街上，漫画家丁聪的漫画陈列馆清幽雅致，银杏、芭蕉掩映庭院，百余幅漫画幽默诙谐、饶有深意；本土孕育的金山农民画，扎根乡土、描摹民生，四代匠人传承技艺，让江南乡土艺术走向全国；友好街上，围棋国手顾水如的故居古朴典雅，默默见证近代棋道的薪火传承。

时光流转，陈舜俞、程十发、丁聪等先贤名士早已远去，但他们的风骨与才情，始终滋养着这片大地，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。从市井烟火到名人旧居，从江南风物到文脉遗韵，枫泾从不只是一座临水古镇，它以流水为笺，岁月为笔，将过往的风雅与温柔妥帖收藏，静待每一位过客读懂藏在水乡里的绵长诗意。

时光在岣嵝门转了个弯

□刘诚龙

沿江溯流而上，资江两岸峰峦夹峙，层林叠翠。山影沉沉倾压下来，壁立如削，似要倾覆在江面之上。山间古木参天，浓荫蔽日，偶有鸟鸣穿林而出，更添几分幽深。比山更震撼人心的是脚下的江水，浪涛汹涌，像巨蟒在江心翻腾，声势慑人。

资江奔涌到新邵，两岸奇峰陡然收束，像一双巨臂紧紧箍住江流。山箍得越紧，水撞得越猛，浪头拍击岩壁，溅起漫天碎玉，这便是人称“小三峡”的资江峡谷。

我们乘的是一艘小型机动船，马达轰隆作响，船尾犁开的水纹厚实如大地上新翻开的犁沟。两岸山崖越挤越近，铁灰色的崖壁层叠斜矗，直刺青天。岩石肌理粗粝，经千万年水流磨洗，仍带着不肯圆润的棱角。石缝里挣出簇簇灌木，深黛色的，像岁月长卷上随手点染的苔痕。

行到距岣嵝门两三里处，逆水行舟越发艰难，船速渐渐慢了下来。只见岸边十几个赤膊汉子，只着短裤，古铜色的脊背上，粗纤绳深深勒进肩肉。他们弓着腰一步一挪，把浑身力气都沉进脚下石径，也刻进沉默的山岩里。船头船尾各立着一名撑船工，长篙狠狠抵向崖壁，铁制篙尖啄着石头，发出短促的笃笃声，混着涛声在山谷间来回撞击。

岣嵝门前卧着七里潭，水色幽绿，深不见底。奔涌的资江到了这里，像是一路冲撞累了，暂且收了锋芒，歇息片刻，积蓄力量再挣开群山的怀抱，直奔洞庭而去。江水缓了，人心也跟着静了。行路人到了岣嵝门，总想着歇口气，定定神，再逆水行舟，往宝庆府去，奔各自的前程。

人水两倦，便也达成了默契：水收了烈性，人存了敬畏。古人便在江畔建了禹王庙，既奉神明，也供路人歇脚饮茶。庙联写得恰如其分：“到此便招凉，何须多行；欣然能止渴，殊胜望梅。”

我重访岣嵝门时，古庙已沉于水底。十多年前，下游三四公里处建起水电站，高峡出平湖，昔日的禹王庙便永眠在碧波之下。新建的岣嵝庙依着旧制复建，仍存古意。我沿石阶下行，石壁陡斜欲倾，山的压迫感扑面而来。崖壁上的痕迹仍清晰可见，深深浅浅的槽痕，是纤绳年深日久磨出的印记——是力量的嵌入，是岁月的留痕。行路至此，人得低头弓背，佝偻着身子才能下到江边，“岣嵝门”之名便由此而来。

资江在这里拐了个弯，水流的弯不大，时光的弯却悠长。我第一次坐船过岣嵝门时，还青春年少；如今再来，已走过半生。昔日激流险滩不见踪影，江面铺展开来，像一面阔大平滑的镜子。岸边长满葱茂草木，绿意层层叠叠，树的绿、竹的绿、藤蔓的绿都映在水里，把一江水染成了温润的碧玉。微风过处，水面泛起细碎的光，像切割了无数棱面的绿宝石，闪闪烁烁。待到落日熔金，碎金流霞铺满江面，百里资江小三峡，便成了饰以碧玉、碎金的飘带。

水位抬升后，那些曾让船工们心惊的险滩、礁石，都沉入水底，成了鱼虾栖息的秘境。那条古纤道，想来也静卧在碧波深处，继续做着关于号子与汗水的旧梦。昔日人与江水相搏的壮烈场景，被安稳平和的生活取代。江面宽了，水势缓了，连山风都温柔了几分。远处的水电站大坝横亘江面，沉默而笃定，将所有奔腾的、喧嚣的、野性的过往，都收纳进平静的湖水之中。时光在这里转了个弯，换了人间。

抬眼望去，山影如黛，水光潋滟。资江在岣嵝门转了个弯，载着一程又一程新旧交织的岁月，缓缓流向远方。

青青芋荷梗

□李全伟

我家有一块自留地，靠近水塘，母亲便在水塘的角落里种了几丛芋荷。

芋荷的叶子很宽大，好像撑开的绿伞。芋荷的块茎埋藏在湿润的土壤中，就是我们常吃的芋头，那顶着绿色伞盖的长柄叫作芋荷梗。芋荷梗表皮青翠如玉，有的还透着淡淡的紫红色，煞是好看。

盛夏是芋荷长得最盛的时节。小时候我常跟着母亲去自留地忙活，日上中天，暑气漫上来时，母亲便踱到塘边，拣脆嫩的芋荷梗掐上几根，就是晌午的佐餐小菜了。

小时候，看到这么新鲜的芋荷梗，我曾忍不住偷偷尝了一口，舌头顿时像被小针齐齐扎过一遍，麻麻的、涩涩的，漱了好几次口才缓解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新鲜的芋荷梗中含有较多的草酸钙针晶，生食容易引起口腔刺痛、舌麻或肠胃不适，必须用沸水焯一两分钟来破坏草酸钙针晶，也可以用粗盐揉搓后放入陶罐腌制，或挂在屋檐下风干。田间还有一些与芋荷形状相似的海芋、野芋，根茎都含有剧毒，母亲总是让我们小心辨别，绝不能随便吃下去。

母亲处理芋荷梗很有经验。她常常坐在门槛上，手里拿着一把旧菜刀，慢慢削去梗上的老皮，一直剥到露出里面碧绿的、半透明的新鲜梗肉为止。再切为寸许长的小段，在开水里焯一两分钟，捞出来过一遍清凉的井水，原本的麻涩味便去了大半。母亲总爱从坛子里捞几颗泡得透亮的酸辣椒，配着薄切五花肉和芋荷梗大火快炒，出锅时五花肉油亮润泽，芋荷梗脆嫩鲜爽，泡椒酸香解腻，上桌后总是被一扫而光。若是拿芋荷梗来炖汤，又是另一番风味：切几片鲜姜垫底，把焯好的芋荷梗段放进清水里慢煮，除了少许盐，什么多余的调料都不放，一直煮到梗身软润透亮，汤变成淡淡的绿色。暑气逼人的时候，喝下一碗，一股清新的草木气息袅袅散开，浑身的燥热也跟着消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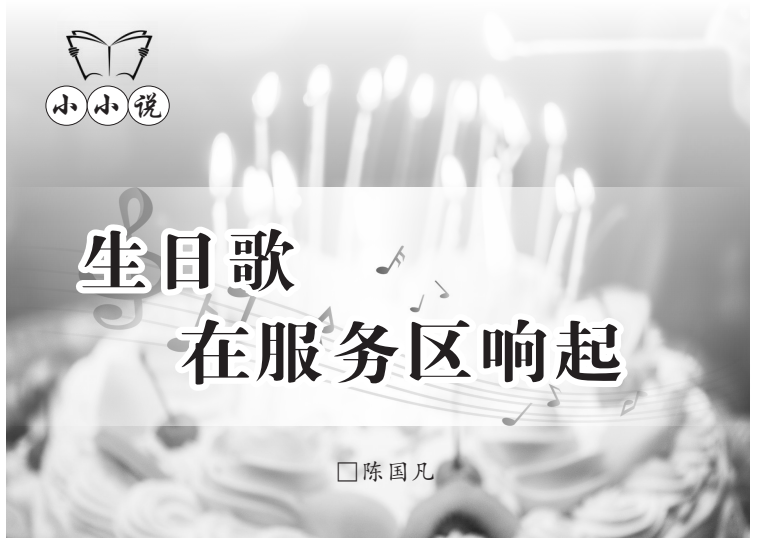
我最惦念的还是母亲腌的酸芋荷梗。将芋荷梗清洗干净，晾干后切碎，拌上粗盐、红辣椒与拍碎的蒜瓣，塞进陶罐里，用干净的荷叶封住罐口，再压上一块石头，搁在老屋墙角的阴凉处腌制。约莫十天后打开，浓郁的酸香直往鼻子里钻。就着一碟脆生生的酸芋荷梗，我能连喝三大碗玉米粥。

有一年夏天，村里来了个收药材的外乡人，专收晒干的芋荷梗，我才知道这不起眼的乡间草木居然能入药。老辈人说它性味辛平，能祛风利湿、解毒散瘀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如果不慎被马蜂蜇了，把鲜芋荷梗捣碎敷在伤处，没多久便能消肿止痛；受了湿热而腹泻的人，抓一把干芋荷梗煮水，连喝两回便能慢慢好转。一株寻常草木，既是日常的菜，又是应急的药，藏着大自然的慷慨与乡里人的朴素。只是芋荷梗草酸含量高，患有结石的人不宜多吃。

母亲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年我回老家，在灶台边看到一碗刚出锅的酸芋荷梗炒肉，热气腾腾的。我尝了一口，酸辣开胃，和四十多年前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想起小时候的夏天，母亲坐在门槛上剥芋荷梗，阳光照在她粗糙的手上，一根根碧绿的梗子掉进盆里，发出轻微的响声，那是令人安心的声音。守着芋荷的时候，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稀罕的，如今离家远了，我反倒总在某个饭香弥漫的瞬间，想起那一口酸爽，想起塘里摇曳的绿伞，想起门槛上那个低头剥梗的身影。

新鲜的芋荷梗麻涩刺口，非得经过沸水焯、粗盐揉、日头晒，或是封进坛里慢慢腌渍，褪去了青涩与戾气，才能成就独特的滋味。世间万物大抵如此，生来便各有棱角，必须经过岁月的淬炼、世事的磨砺，收敛锋芒，沉淀本心，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寻常草木经得住揉搓腌渍，便能酿出醇厚的香；人这一生，若能扛得住起落浮沉，便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（本版配图来源于摄图网）



生日歌在服务区响起

□陈国凡

我独自开着车，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开阔的公路上，权当散心。

开到城郊的一座天桥下时，一对母女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两人时不时地往马路上张望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路边的一个小平台上稳稳摆着一个蛋糕，上面插着几根蜡烛，旁边放着塑料刀叉和托盘，一看就是准备过生日。可哪儿会有人在马路边过生日啊？我好奇得厉害，索性停好车，打算上前看个究竟。

“大姐，怎么在这儿过生日呀？”我上前搭话。

“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！”小女孩大声说，语气里带着急切，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。

我看向那个圆形蛋糕，个头不大却很精致，表面点缀着猕猴桃、小番茄、草莓、蓝莓等各色水果，最醒目的是用红色奶油写的“祝爸爸生日快乐”。蛋糕上插着四根蜡烛，我猜孩子的爸爸今年应该四十岁。

那位大姐倒不见外，跟我讲起了缘由。孩子的爸爸是货车司机，常年跑长途，一个月回家一趟是常事，一家人很少能凑齐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偏巧又赶上跑长途，女儿欢欢闹了好一阵子，女人思来想去，决定到丈夫的车会路过的天桥这儿来，隔空给他过个生日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给爸爸过生日呀？”我轻声问欢欢。

“我都半个多月没见到爸爸了。”欢欢噙着眼泪说，“我每年过生日，爸爸妈妈都陪我一起过。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我想让他吃到我精心挑选的蛋糕。”

“他的车一会儿就会从这儿经过，我们早早就来等着了。”女人说。

多么懂事的孩子，多么温暖的一家人啊，我心里一阵感动。

突然，欢欢挥起了双手，兴奋得又蹦又跳，“妈妈快看！爸爸的车过来了！”

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一辆货车从远处驶来。司机按了一下喇叭，显然是看见了天桥下的妻女。

车子从桥下驶过的瞬间，欢欢大声喊：“爸爸生日快乐！天天开心！”车越开越远，渐渐没了踪影。欢欢慢慢放下手，眼睛还直直地望向车子离开的方向，眼眶里早就蓄满了泪水。

我忽然有了个主意，低头查了查导航，俯身对欢欢说：“欢欢，想不想让爸爸今天就吃上蛋糕？”

“想！”欢欢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可眼里的光只闪了一下就暗了下去，“可是怎么可能呀，爸爸的车都开走了。”

“坐我的车，咱们去找你爸爸。”我说。

“这哪儿好意思啊，太麻烦你了。”女人难为情地说。

“没事儿，我今天本来就是出来散心的，顺路。”我催着她们收拾好蛋糕，赶紧上车，“咱们到下一个服务区见他。”

女人拨通了丈夫的电话，跟他说了这边的情况，男人连声答应，说在下一个服务区见面。女人不停跟我道谢，欢欢更是坐不住，隔一会儿就问一句什么时候能见到爸爸。

我们比男人稍早一点到达服务区，不消片刻，一辆大货车驶入了服务区。“爸爸来了！”欢欢一眼就认出了爸爸的车，欢呼起来。

男人下车把飞奔过来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，好一会儿才松开，捧着她的脸说：“让爸爸好好看看我们欢欢。”

旁边的女人看着父女俩温柔地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顺着脸颊滑了下来。我站在一旁，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意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男人抱着女儿走过来，对我说：“兄弟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”

“客气啥。”我笑着打趣，“大哥这还是头一回在服务区过生日吧？”

“是啊，做梦都没想到。”男人笑得朴实憨厚。

欢欢噘着小嘴催促道：“爸爸快吃蛋糕吧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男人连声应着，一行人都笑了起来。

男人俯下身，欢欢踮着脚，小心地把生日帽戴在了爸爸头上。

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服务区大厅里响起了欢快的生日歌。